

七年了，我終於再次踏上這片土地。飛機降落時，黃昏正緩緩鋪陳開來，覆蓋着整個城市。請柬是由母親轉寄給我的，薄薄的一張紙，燙金的「櫻紅宴」三字，卻沉重得讓我一路上都幾乎喘不過氣。仍記得，當時收到消息的我是多麼難以置信……

宴會廳比想像中更靜謐幾分。人們都穿着深色的衣服，臉上的表情卻被複雜的情緒拉扯得有些牽強。我看見了許多老同學，那些曾經青春洋溢的面孔蒙上了一層歲月的塵埃。此刻的哀傷，更是讓他們陌生了不少。我們點頭、握手，低聲交換着近況，卻繞開了那個讓我們相聚在一起的名字——「一心」。

一心，是在我人生中留下深厚影響的存在，也是讓我既感恩又懊惱的存在。我們的名字從小便緊緊相連在一起，由小學共用的第一塊橡皮，到大學圖書館裏並肩備考的夜晚，我們早已是兩棵並肩生長的樹，根部在泥土之下纏繞交錯。我記得她喜歡花，她常常像小小的植物學家般對着路邊的野花滔滔不絕地說個不停。記得中學午後的走廊，她總會指着花壇裏的花兒，告訴我它們的名字和花語。具體是什麼花，她最喜愛的又是什麼花，我尋遍了記憶，卻像是蒙了層霧的舊玻璃，擦不清晰，找不清楚。

一切的裂痕，發生在大四那一年。她瘋狂地迷戀上一名男生，學業一落千丈。我勸她、罵她，歇斯底里地指責她辜負了我們曾一起付出的努力。最後的那次爭吵，我罵她愚蠢，她說我冷漠，我摔下一句「你遲早會後悔的！」便逃也似的飛往大洋彼岸，自此，我們分離。七年，我們活在彼此杳無音信的賭氣裏。我只在朋友那裏聽說她似是和那個男生分了手，但卻未能完成學業，生活似乎並不順遂。我曾以為我們總有漫長的一生來和解，卻不料，時間對我們如此吝嗇……

「你是……一心的好友嗎？好久不見了。」一把蒼老的聲音打斷了我的回憶，是一心的母親。她比記憶中消瘦了許多，白髮叢生。我點頭，說不出話來。像是看到了我的無措，她握住我的手，那冰涼的觸感直抵我心尖。「不要傷心」，她安慰我：「死亡不是人生的終點，遺忘才是。只要我們仍記着她，那她便永遠活在我們心中。」這句話像一顆投入深湖中的石子，在我心中的激起層層酸楚的漣漪。我勉強扯出笑容，卻用左手狠狠掐着右手虎口位。隨後的筵席中我亦無法集中精神，只是機械式地將食物放在口中，味如嚼蠟。

筵席接近尾聲時，我隨着人流走到門口。就在這時，一個小女孩攔住了我，怯生生地舉起懷裏的花，「姐姐，買一束花吧，新鮮的勿忘我。」

「勿忘我」這三個字與如同一道強光般，瞬間劈開了我記憶深處的鎖。時光

瘋狂倒流，我猛然回到了十六歲那個陽光晃眼的午後。我站在校門，看着一心遠遠跑來，額頭流着細汗，臉上卻綻開了比陽光還耀眼的笑容。她將一盤小花塞到我懷裏，聲音清脆動聽：「送給你哦！是勿忘我！花語是請不要忘記我！不過我最喜歡的是它另一個花語！」那個被我遺忘多年的答案，此刻混合着巨大的悔恨與思念，衝破了七年的隔閡，從我顫抖的唇間說出：「是……永恆的友情。」只差一點，我們就是永遠的朋友了。

我買下了整束花，抱在懷裏，抱着一個遲來、沉重的懺悔。昏黃的光線將我的影子拉得又細又長。我的每一步都像是踩在過往的碎片上，那些畫面不受控制地湧現：小學時分食的雪糕；中學時互相傳遞的紙條；大學宿舍裏的暢談，還有最後爭吵時她通紅的雙眼……我們曾經擁有那麼多難以忘懷的時光，卻又如此輕易就讓那七年的空白橫插其中。

我再也無法看見你，無法為我的固執說一句「對不起」，無法聽你回答「沒關係」。這個認知像一隻冰冷的手，猝不及防地抓緊了我的心臟，我緩緩蹲下身，剎那間，滾燙的淚水像決堤不止的洪水從眼窩傾瀉而下，浸濕了花瓣，一滴一滴沾濕了冰冷的地面。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，伯母都說了只要心中還記着你，你便永遠存在。只是想起我們一起長大的少年時光；只是想起我們因年少倔強而彼此走散的七年；只是想起這冗長的一生再也無法與你相見，難免哽咽……